

“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

对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下）



孔庙。

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子夏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均为“天命”之意。

《易传·序卦》更进一步说明天道如何是人之价值源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宋以后，理学家多以“天理”诠释“天命”，天命即理，理即义，人之善性源于天理。”

显然，儒家主流关注人道，神学色彩非常淡薄。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不谈前世与死后之事，为儒

家主流思想奠定了方向。儒家虽不热衷于宗教，但主张适当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继续和组成部分。

人伦的核心内容涉及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等人与人的关系，但人伦关系的基础源于天、天道。因此在儒家文化中，人道与天道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在根本上就是统一的。

马德新等经学大师从语义学上解释天道与人道，求得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相一致，进而在理念的铺衍中以“同”作为重点，促进二者的交流。

记者：“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

杨桂萍：中华文化素来具有很强的包

容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中国宗教也有和谐共生的传统。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和谐与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典范。尊重多元、理解差异、和谐与共的宝贵经验，对当代世界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坚持与儒家思想不断交融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修建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创办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他们坚持伊斯兰教义教理，同时“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学”，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解释伊斯兰的“念礼斋课朝”。

就宗教而言，西方制度化的宗教与中国非制度性的宗教存在差异，西方的宗教自由与中国的信仰自由亦有不同。用西方宗教概念或范式评判中国宗教，难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历史上，中国政教关系体现为政主教从，教权不凌驾于政权之上，宗教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发挥社会教化功能。宗教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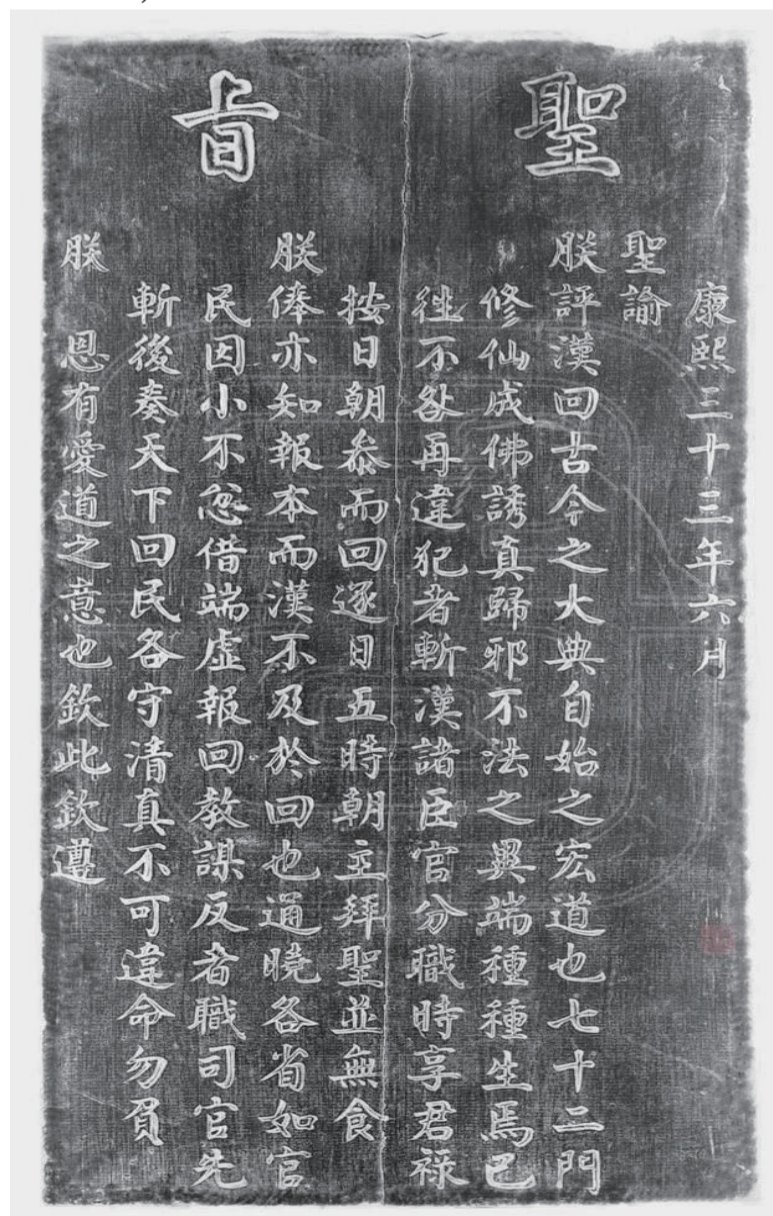
爱国守法，政府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明清时期很多清真寺的万岁牌，是宗教界爱国爱教的体现。

中国伊斯兰教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穆斯林用东方智慧理解、诠释、表达自己的信仰。东方智慧超越启示与理性、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包容、和融、和谐共存；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的互补关系；倡导中道、

理性、宽容；鼓励多元、合作、和平；反对分裂、对抗、暴力。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对当今世界的交往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受访者简介：

杨桂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牛街礼拜寺圣旨碑拓片